

红军菜

□祁门县城北学校 谢培军

石屋坑山高林密，溪水湍急，这里一草一木，一块石头，一座老屋，都在诉说着红色故事。7月4日，我参加学校党支部组织的党日活动，赴休宁县石屋坑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早上七点半，从城北学校出发，八点多，大巴车来到凫峰镇率水河畔，九点四十分抵达休宁县王村镇田里村，大巴车转入一条水泥路。此处河坝塌方，正在抢修，大巴车不能通行，我们下车步行。沿着大山河谷的水泥路，顶着炎炎烈日，行走了半个多小时，就来到了石屋坑村口的广场。

其实，这个狭长的广场是用石头垒砌而成，内侧是悬崖峭壁，外侧石坝下是一条清澈的溪流，溪水从村里奔泻而出。河边古木葱郁，有挺拔粗壮的香枫树，有树冠如伞的红楠树，村庄的粉墙黛瓦，在树枝间隙中隐隐约约，若隐若现。

广场内侧依着峭壁，修建了一块如飘动的红旗的屏障，上方镶嵌着立体的三个红色大字——“石屋坑”；下方刻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战斗场面的浮雕。我们停下脚步，观看，

拍照。

沿着广场往村子走去，迎面走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翁。他背着小广播扩音器，询问我们来自哪个单位，然后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石屋坑的老村长，他将为我们做义务讲解员。

大体地介绍了石屋坑的情况后，老村长领着我们参观了村里的各处红色历史旧址和遗迹。先来到村口的一座三角亭，这个亭正前方有一匾，上面写着“流芳亭”三字。我甚感奇怪，一般亭子都是四角五角的，而这个亭怎么是三角？老村长说，这三角亭表示石屋坑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亭正中立有一块高大的石碑，石碑正面和背面都刻有金色文字。老村长对着碑文讲解了许多有关石屋坑的战争年代的故事。

石碑正面记载了那血雨腥风、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石屋坑人民不怕牺牲踊跃为红军游击队筹备军需物资、带路、传送情报，掩护红军等感人事迹。这个当年仅有三十六户九十八人的小山村就有七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石屋坑也因此成为皖南地区有名的“支红村”。

石碑背面镌刻着当年的红军独立团政委、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刘毓标少将1985年10月10日写就的诗文《石屋坑往事》。字里行间，老将军深情回顾了当年军民鱼水情深、携手抗敌的峥嵘岁月，令人感慨万千。

走出流芳亭，我们随着老村长往村里走去。眼前出现一座石头垒砌屋基的老屋，老屋院前立有红军雕像，屋顶立有“永远跟党走”五个红色大字。拾阶而上，走进大门，穿过天井，来到厅堂，这里设有石屋坑皖浙赣三省交界的立体地形图。

老村长指着地形图，向我们介绍了当年发生在石屋坑附近的几次惊心动魄的战役。厅堂侧壁上悬挂着刘毓标老将军八十三岁高龄重返石屋坑看望老乡的照片。

从老屋侧门走出来，穿过一条石板铺就的小巷，来到另一座老屋门口。门前立有一石碑，上面标记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皖浙赣省委驻地旧址”的字样。跨进门槛，老村长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办公的设施布局。登上狭窄的木楼梯来到二楼阁楼，这里是当时召开会议的地方。阁楼南面是天窗，可以晾晒东西。东侧墙上有一瞭望台，通过小小的窗口，村口、树林和道路一览无余。北侧有一厢房，是油印室和发报室，几个玻璃柜里陈列着印刷机和发报机。省委的主要领导关英和刘毓标就住在这里。这座楼还有第三层，主要用来瞭望村口敌情。在二楼的过道处有一个被岁月熏黑了的木头柜子。老村长说这个柜子有它的神奇作用。当发现敌情，在二楼开会的同志移开柜子，露出一个窗口，从窗口撤离，可以迅速安全地进入后山的密林。正如刘毓标将军在诗文《石屋坑往事》中写道：全仗赤诚群众，使我活动自由。敌虽进村驻守，省委高枕无忧。

走下省委旧址的阁楼，穿过小巷，来到溪水边的一座老屋。老屋大门的正上方横挂着一块黑色的牌匾，上面写着“小岭头战斗纪念馆”几个红字。据老村长介绍，在石屋坑附近曾经发生过几次大战，小岭头战斗是最著名的一次。走进纪念馆，战斗场景的雕像，墙上张贴着这场战斗的有关文字、地图。楼上是一间简陋的作战指挥室，会议室边有一个军火武器展示室，展示了当年红军作战的长矛、大刀、步枪、火铳等武器。

老村长去接待另外一批游客时，我们就自由地在村里走走看看。

石屋坑正如其名。行走在村中小巷，随处都可以看见石头垒砌的石坝道路，房屋要么依山而建，要么矗立在溪流岸边，屋基都是由巨大的石块垒砌而成。在巷弄的深处，我还参观了红军被服厂旧址；又爬上石屋坑村前山上的星火石屋坑纪念广场，缅怀烈士，重温入党誓词。

行走在村中，不知不觉已到中午。我们来到老村长推荐的“红军屋农家乐”吃午饭。席间，我品尝了石屋坑的特色菜冷水鱼，而餐桌上一道野菜炒鸡蛋引起我的好奇。我品尝了几口，却没有吃出是什么野菜，就特意向老板娘询问。她笑着说：“红军菜。”

我很想知道这种野菜长什么样子。一会儿，她从厨房里出来，手上拿着一束绿油油的青草说：“就是这种野菜，当年红军经常采摘的一种野菜。”我仔细一瞧，这种野菜在江南丘陵

地带的山沟里溪水边很常见，叫红芹菜，老家把这种野菜叫田间草。这种野菜长相有点像鸭板芹，味道也有点像鸭板芹，但比鸭板芹苦涩多了。细细品味着红军菜，苦涩味中嚼出一丝甘甜；伫立溪流岩石之上，仰望高耸入云的青山，萦绕耳畔的是石屋坑山谷溪流奔腾的声响，仿佛还有昔日战场炮火的隆隆声。

金色田园

□合肥经济贸易科技学校 解光文/摄

聆听乡村之美

□无为市鼓楼小学 刘 文

在大多数人眼里，乡村没有城市繁荣和热闹。在我眼里，乡村自有她独特的味道：春天如溪流，清新活跃；夏天如飞瀑，勇敢热烈；秋天如湖水，广阔宁静；冬天如深潭，内敛深沉。四季轮转，时光飞逝，乡村展现出不一样的美，期待你去品味，期待你去观赏，更期待你去聆听。

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情。在蓝色的天空下，我们尽情嬉戏；在曲折的山路中，我们大声喊叫；在金黄的田野上，我们奋力奔跑。在自然的怀抱里，我们挥洒自己的天性，无忧无虑地生长、绽放，像小草一样坚强，像花儿一样乐观。

开心时，坐在田野上傻笑一会儿；不开心时，站在田埂上大声说出自己的烦恼；累了，就在稻子上躺会儿。白云从我们头上悠然滑过，那一瞬间，我们感受到来自亘古的信息，我们和自然融为一体。田野上回荡着我们的叹息，更回荡着我们的笑声。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春天的虫声最美。几场酥润的春雨，几声急促的春雷，于是万物苏醒了，伸展有点僵硬的腰肢，睁开有点迷离的双眼，书写新的华章。在皎洁的月色中，虫子们弹拨各自的乐器，为春天押上铿锵的韵脚。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夏天的蛙声最美。室内，一盏灯火，几缕茶香；室外，星光灿烂，蛙声如潮。一卷在手，斜倚床头，轻轻诵读。不觉手倦抛书，枕着蛙声入眠。那份惬意，妙处难与君说。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秋天的雨声最美。秋天有她的凄清，也有她的宁静与洒脱。接天的莲叶已经枯萎，映日的荷花亦已凋谢，但繁华过后的彻悟不是更动人吗？几茎残荷在淅沥的雨声中发出几丝絮语和喟叹，这也是人生中难以割舍的乐章。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冬天的狗叫声最美。纷飞的大雪，降落在村庄上。冬天的帷幕缓缓开启。在宁静的夜晚，传来几处狗叫之声，就像画家在寒冷的画面上涂抹的几缕暖色，整个村庄顿时充满活力和温馨，让人顿生归欤之想。

村庄是诗歌的发源地，也是我们心灵的故乡。随着时代的发展，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侧耳倾听，她就会哼出最美的曲调，唱出最美的歌声。

秋

□寿县迎河中学 刘 芹

用湛蓝给天空装了滤镜

那几丝轻云

是她的浅笑

也增了她的魅力

用朝露点亮晨光

那甘冽的清香

无声地

悄悄渗入岁月的心房

用和风把炙热驱离

在清晨
在暮雨
将你的心轻轻托起

是诗人的吟唱
是画家的笔
是歌者的情
是匠人手中的泥

秋雨梧桐

□淮南第三中学 顾正龙

去校园的路两边生长着一排排的梧桐树。

每次骑着自行车在宽阔平整的公路上时，梧桐树排列整齐地向后退去，或粗壮或细腻的枝干在风中晃动着它们细碎的叶子，哗哗作响。一场秋雨过后，它们的叶子不仅会掉，而且也像枫叶那样变颜色，变成黄色，有些微红。

昨天晚上，刮着风，飘起了小雨。秋雨先是细声细气、纤纤弱弱的样子，如小家碧玉般，不惊不急，又文静，又娇憨，也不多扰，累了，就歇在院里的树梢上。渐渐大起来，也不总大，时缓时急，像对这个季节一赞二唱三抒情。

秋雨潇潇下着，在秋风里解读着叶黄叶绿的枯荣。

上完晚自习的我在昏黄的灯光下低头匆匆地走着，湿湿的沥青路面出现了一片黄褐色的东西。那是一片梧桐叶子，它平整地紧贴着地面，似乎要与道路融为一体。我继续向前走，两片，三片……不规则地贴遍了整个道路，一直通向路的尽头。脚踩在软软的枯叶上，竟能嗅到秋季里那特有的生命的恬淡，这恬淡中不是对生命的无奈、无助和彷徨——那是一种极其冷静的沉思。这沉思仿佛是在品味香茗般的静如止水，微微苦涩地咽下，留下的却是香甜悠长的回味。它是离开了，却依然不可否认地执着地爱着。你看，它正伴着风之歌尽情地翩翩起舞着，用柔软的身体倾诉着坚韧的故事。听着耳旁瑟瑟的落叶声，深深地呼吸着秋叶里飘逸出的芳香，总觉着唯秋香是那样高洁，那样沉静，而不真心喜欢秋叶的人是不可能品味出来的。

梧桐树干挺秀直立，没有旁枝末节，叶色青碧一片，已经立秋，偶有落叶，或许节气上的立秋如今已经不那么明了，等梧桐纷纷叶落，抑或要到白露的夜晚，或者秋分的凉风中？再次行于路畔，我立于一株梧桐树下，伸手抚摸，树干光滑、洁润，不似平日所看诸多的树皮黧黑粗糙，指尖触处，似一枚沁凉的古玉，又如浑朴的青色长缎裹于树干，这样的美好，才能担当起“乔木”的美誉。梧桐叶一片、一片地悄然而深沉地落下了，这是一首深沉而活泼的诗，被秋风传诵着；这是一曲充满激情的歌，被秋水吟唱着。没有怨恨，没有忧伤，有的是一颗自信的心和宽厚淡泊的情怀。

草木枯黄又一秋，那满地的落叶虽已枯萎憔悴，而在流年中刻在心中的那份真情，却永远鲜活如初。